

■书讯

索文：《我的浏阳兄弟》

文：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吴迪

索文，在长沙居住了十多年的浏阳人。有着稳定工作的他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“别无所求”。直到2015年炒股失利之后，他开始用笔追忆往日的浏阳，以期得到内心的平静。他写旧日的人、物、情，一写就是两年。这些文章发表在《网易·人间》最近集结出版，名为《我的浏阳兄弟》。

浏阳，隶属于湖南省长沙市。虽然距离很近，但索文清楚，他再也回不去了，他的浏阳随着时光的流逝只存在于他的回忆与想象里了。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

海明威曾说：“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，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，她都与你同在，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。”而对于索文来说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浏阳都与他同在。

索文是“70后”，在初中时已经开始阅读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的书。“读了《百年孤独》，感觉很震撼！”索文说：“原来文章还可以这么写！”索文之所以能够读到这些书，是因为他姨是一家企业的阅览室管理员。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，整个社会爱读书、会买书，所以即便一个小县城里的小小阅览室，也有这么多好书可以读。

除了接触文学，索文还学习武术，书里面的一些故事就是发生在他的师兄弟身上。这些师兄弟一起习武、一起成长，终于成熟到可以一起回忆往日时光。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现在的索文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。虽然有时他为了赶稿子会在午夜一根一根地抽烟，但他平时的生活很有规律：去常去的馆子嗦粉，按固定的路线散步，读自己喜欢的书。

索文还学习武术，书里面的一些故事就是发生在他的师兄弟身上。这些师兄弟一起习武、一起成长，终于成熟到可以一起回忆往日时光。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现在的索文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。虽然有时他为了赶稿子会在午夜一根一根地抽烟，但他平时的生活很有规律：去常去的馆子嗦粉，按固定的路线散步，读自己喜欢的书。

■生活碎纸

从我把衣服塞进秋裤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与时尚无缘了。#从我选择时尚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与感冒有缘了#

你的朋友很多，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等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又回去了！#一说请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又回来了#

出来混到后来都是朋友，一个都骂不得。#是你不敢骂#

身上任何一块皮肤都比脸上好，老公从不花钱的脸比你的脸好。#这就是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吧#

有些相亲，简直让你后悔去之前特意洗了头发。#幸亏没化妆，不然亏大了#

西南联大建校 80 周年——

历史峥嵘，记西南联大的湖南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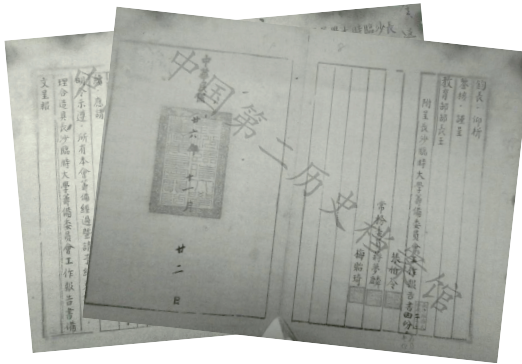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吴迪

“80年前，北大、清华和南开三所高校在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。1937年11月1日，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。这一天也成了西南联大的校庆日。”11月1日，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，北大副校长王博在纪念大会上介绍。

“暂驻足，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”因为战争形势恶化，一个学期后，学校西迁至昆明，1938年4月2日在昆明更名为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。

11月17日，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专访了中南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主任黄珊珊，结合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到的《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书》及记者获得的其他资料，试图还原那段不平凡的历史。

扫一扫，分享到朋友圈



《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书》上，盖有长沙临时大学关防及三位校长印章。



抗战时期的湖南圣经学校（资料图片）

南渡潇湘

1937年，七七事变爆发，一时平津危急、华北危急、中华民族危急！华北之大，却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。7月29日，日军轮番出动战机轰炸天津，南开大学化为乌有；10月13日，日军占领整个清华园；10月18日，傀儡政府占据北京大学。至此，中国高等教育危急！

为应对这种局面，民国教育部在8月中旬决定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，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组成。11月22日，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、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、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向教育部提交了工作报告，报告中回顾了长沙临时大学成立过程：

“部令组织后，于9月6日起在长沙举行谈话会数次。于9月13日正式举行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。当即开始工作，着手筹备。先后经时月余稍稍就绪。现业于10月25日开学，11月1日上课。”

11月1日当天，伴随着长沙临时大学的朗朗读书声，日军飞机在长沙上空盘旋许久，未投弹而去。

弦歌不辍

在确定开学日期之后，筹备委员会便在主要城市报纸上刊登了通知，三校还分别致信能通知到的学生。接到通知的学生克服重重困难，想尽办法赶往学校。乘船的申津文发现同船的有许多北京和天津的流亡学生。乘火车的黄明信和何炳棣用了12个小时才从北京到达天津，日本兵在天津站严阵以待，手拿刺刀逐个排查，他们幸运地逃过一劫。

截止11月20日，到校教师148人，其中北大55人，清华73人，南开20人。

原三校学生到校共1120人，清华631人，北大342人，南开147人，此外还有借读生和新生共332人，到校学生总数为1452人。

虽然名为长沙临时大学，但办学地却不只长沙一处。长沙临时大学教学楼为原位于韭菜园的圣经学校校舍，而文学院办学地则在衡阳南岳圣经学校；电影、机械两系在湖南大学上课；化工系、机械系航空研究班则分别在重庆大学和南昌航空机械学校上课。

湖南对长沙临时大学的建设十分支持，理科实验全部在湘雅医学院进行，工科实验则在湖南大学，湖南中山国货陈列馆为长沙临时大学提供了急需的图书。

在圣经学校校舍上课的学生中，有些男生是在圣经学校的几个大房间里过夜，睡的是狭小的上下铺，大部分则被安排在韭菜园附近的四十九标三座营房里，他们当中有些直接在草席上打地铺。女同学条件好些，住在涵德女校一处租事的楼房里。一次，蒋梦麟和张伯苓来四十九标看望学生，当看到条件如此艰苦后，蒋梦麟痛心不已，说要是我的孩子，我就不让他住在这里。张伯苓则从实际出发说，要是我的孩子，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。

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是校方还是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援助。已故著名学者、曾在长沙临时大学求学的任继愈曾回忆，当时学校每月会发给流亡学生12元钱，其中8.5元是伙食费，还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过冬的棉衣。

当时任继愈和文学院的同学们都在衡山。因为三个学校的知名教授都集中在一起，所以同学们热情很高。钱穆、吴宓、闻一多、沈有鼎同住一室，虽然“湖南菜辣味过甚，又不能下咽”，但钱穆

还是坚持了下来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入夜，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。时一多方勤读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，遇新见解，分撰成篇。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。雨生（吴宓）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，逐条书之，又有合并，有增加，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。”

当时也在衡山的冯友兰对那段岁月念念不忘：“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，我同金先生（金岳霖）到湖南加入长沙临时大学。文学院设在南岳，在那里住了几个月，那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。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，就各自展开自己的写作摊子，金先生的《论道》和我的《新理学》都是在那里形成的。从表面上看，我们好像不顾国难，躲入了‘象牙之塔’，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。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……那时我们想，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，也是对抗战有利的。”

西迁昆明

虽然学习氛围浓厚，但是长沙也渐渐不能安放书桌了。11月24日后，日军开始对长沙狂轰滥炸。一次，日军空袭的目标是小吴门火车站，却炸错了目标，将炮弹投向了旁边正在举办婚礼的一户人家，顿时血肉横飞。而那里距离长沙临时大学校址很近，一名跑出来的学生发现一颗人头正朝自己飞来。

形势越来越严峻，11月12日，上海沦陷；12月，南京沦陷。长沙临时大学的学子再也坐不住了，开学后先后有近300位学子投笔从戎。

为了保护文明的火种，1938年1月，校务委员会决定西迁昆明，1938年4月2日，“长沙临时大学”正式更名为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，长沙临时大学结束其历史使命。

参考文献：

黄珊珊：《〈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书〉解读》
赵雄辉：《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历史述评》
（美）易社强：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
钱穆：《师友杂忆》

视频资料：

《西南联大启示录》
《西南联大75周年再回眸》
《西南联大八年记》